



“中国留学生之父”容闳

1872年，有一位珠海人历经15年的奔波和努力，终于促成清政府派遣120名少年留学美国。这件千古未有的奇事，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新式的栋梁之材，而且开创了近代中国官派留学教育的先河，深深地影响现当代中国历史的全球化进程。这位有“中国留学生之父”之称的人叫容闳。

进入教会学校

7岁那年，容闳跟父亲去了澳门。“阿闳，我送你入教会学校读书怎么样？”一天，容闳的爸爸对他说。

“跟鬼佬（当时称外国人为鬼佬）读书？好可怕的啊！”容闳有点担忧地说。

容闳的家乡在南屏镇（现属珠海市），那里和澳门只有一水之隔。小时候，他就听大人们说那里有不少西方传教士，他们还开办了学校。

“可是英国传教士开办在澳门的马礼逊学堂是管吃管住的，最重要的是不要钱！”爸爸显然回避了容闳最担忧的“可怕”这两个字。

一听说“不要钱”，容闳马上不吱声了。因为跟接触鬼佬相比，





容闳（1828—1912年），广东香山县南屏村（今珠海市南屏镇）人。中国近代史上首位留学美国的学生，中国近代早期改良主义者，中国留学生事业的先驱者，被誉为“中国留学生之父”

没钱、没知识，对一个贫穷人家的孩子来说，是更加可怕的事呢！

爸爸接着说：“我看以后中国是有可能与洋人通商的，洋务一定会是一种热门的职业。我们做父母的，都希望孩子能出人头地。你在教会学校读书，英文一定会很好，将来做一个翻译或者洋务委员，实在是很有前途的工作。”

容闳听了，觉得这还不错，便同意入学读书。

容闳进入马礼逊学堂学习时，全校只有五个中国的孩子，容闳是第六个学生，也是年纪最小的一个。他们在学校上午学习

算术、地理和英文，下午学习国文。

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夕，马礼逊学堂一度停办。容闳回到了家乡。1842年，由于香港被割让给英国，马礼逊学堂便迁往香港，学校的老师居然找到了辍学在家打零工的容闳。容闳随后迁往香港继续学业。

在香港，容闳得到了校长勃朗先生的热心指点。勃朗是美国耶鲁大学1832年的毕业生，是一个极为出色的教师。他性情沉静，处事灵活，为人随和，充满乐观主义精神。

1846年8月的一天，勃朗先生上完课后，他告诉同学们，因为健康的缘故，他决定要回美国去了。





“我非常舍不得你们，我想带几个同学跟我一起走，我可以提供方便，让你们在美国完成学业。”勃朗先生用恬淡的语调继续说下去，“如果有谁愿意跟我一起走的话，请站起来。”

这时，班里死一般寂静。毕竟，要年轻人离乡背井去陌生的“番鬼国”（外国），并不是随便就能答应的。

忽然，一个学生站了起来。勃朗先生一看，原来是容闳。接着，黄胜、黄宽也站了起来。

勃朗先生微笑了，叫他们回家跟父母商量，得到同意才能跟他去美国。

如果说小时候还有点怕鬼佬，在教会学校受了12年教育的容闳现在一点也不惧怕与他们相处。

那天晚上，容闳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母亲。母亲一听，立刻哭了起来。那时，中国很少有人到海外去的，儿子这一去，很可能意味着生离死别。

“孩子，我知道你见识比我多！我也留不住你。你就勇敢地走你认为正确的路吧！”母亲最终还是同意了容闳的请求。

四个月後，容闳和黄胜、黄宽一起在黄埔港乘上了那艘驶向美国的“亨特利思”号帆船。

耶鲁第一位中国学子

“亨特利思”号在大洋的惊涛骇浪中颠簸了整整98天，终于在1847年4月12日驶进了当时只有二三十万人口的纽约港。

到了美国不久，黄胜因病在1848年秋天回国。两年后，黄宽亦转往苏格兰去学医，只有容闳一个人留了下来。

容闳在麻省的孟松预备学校就读，三年后，他考入了耶鲁大学攻读英国文学。



一天放学后，有几个美国同学拿着足球要去球场踢球。他们招呼容闳一齐去玩。

“我不玩了，你们去玩吧！”容闳向他们摆摆手，说。

等他们走后，容闳急匆匆跑出学校去了一家煤店，他在这里做运送煤球的兼职工作。



耶鲁大学

在大学里，容闳虽然得到了一些奖学金，但远不够他应付生活所需。读书之余，他经常要去打工，帮人洗衣服、做图书馆管理员……

有一次，容闳劳累了一天，回家后，饭也不吃就倒头大睡。可睡了没几个小时，容闳就醒过来了。他摸摸自己的头，觉得头有点痛。不过，他还是爬起床，在书桌上摊开了书本。因为更让容闳头痛的是，他的数学老不及格，他得花时间多做练习。

“容先生！你们中国人都像你这样不用睡觉的？”这天，有一位美国同学问容闳。因为，在他的眼中，中国人实在是太神奇了：可以不睡不吃，整天做兼职，而且学习成绩还不错！

容闳苦笑了一下，说：“我其实很累的。我也想好好休息，享受大学的美好时光，可是，我玩不起啊！”

美国的同学对他说：“做人要学会劳逸结合才好。我们几个美国同学组织了一支足球队，需要一个火头军（指做饭的），你有没有兴趣做？”

“好啊！”容闳一口答应了下来。因为做“火头军”，起码保证自己能有饭吃，另外，他打起了小算盘：还可以抽空看看他们踢足球，如果有可能，就跟他们学几招，锻炼锻炼身体！他想起了当年





和自己一道来美国的黄胜，就是因为身体不好才被迫回国的。

没想到，容闳就这样喜欢上了踢足球，他以东方人灵巧的身躯，像穿花蝴蝶一样带着球在球场上驰骋，不少美国朋友赞扬容闳是“传奇式的足球英雄”。

容闳经过7年的艰苦学习，不仅从中学毕业，而且顺利拿到了大学文凭，获得文学学士学位，成为中国受过美国高等教育的第一人。

当容闳戴上学士帽的那一刻，他特别思念祖国和亲人。面对美国的强盛和清朝的落后，他突然产生一个闪光的念头：“如果中国的青年也像我这样来美国接受教育，学到技术和本领，再回去建设祖国，要不了多久，中国就可以变成富有活力的新中国。”

怀着这个“留学教育计划”，1854年11月，容闳谢绝了许多美国友人的挽留，回到了阔别7年的祖国。

艰难开辟留学路

1871年，清政府终于批准了容闳的“留学教育计划”。

拿着这份申请了15年的计划，容闳热泪盈眶。

回国15年来，他这个中国第一位“海归”的日子一点也不好过。每当他向别人提起这份“留学教育计划”，人家都是用看“傻佬”的眼光来看待他。

有些官员对容闳说：“我大清帝国是天朝上国，怎么能向洋人学习？你自己离经叛道就算了，要说服朝廷同意你这份计划，谈何容易啊？”

容闳人微言轻，要实现个人的梦想，在故步自封、沉闷单调的中国社会，似乎无法找到任何的突破口。他只好先搁置自己的计划。最初，容闳在广州美国公使馆、香港高等审判庭、上海海关等处任



职，后为上海宝顺洋行经营丝茶生意。

后来，容闳做茶叶生意也不见得有什么起色。但就在这些看似碌碌无为的生活中，容闳有了明确的方向，他感慨地说：“我志在维新中国，应该从大处着墨。整天为赚几个茶叶钱奔走，我的事业岂不是水中捞月？”

之后的日子，容闳长期充当说客，到处推广自己的“留学教育计划”。终于，15年后，他通过曾国藩、李鸿章等清朝高官上书朝廷，从而让清朝批准了他的“留学教育计划”。

这个计划打算在1872—1875年，清政府每年挑选30名12岁左右的少年赴美留学，4年共派出120名，是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。

但是，克服了“官方”的障碍后，留学却又面临着“民间”的阻力：官方出钱派人到美国留学，竟然无人愿去！

当时人们仍然认为只有读“四书”、“五经”，由科举当官才是“正途”，所以，第一批留学生30名在上海竟然招不满额！

朝廷只能从乡村招收出洋留学的学生。

有一天，一位官员来到一条村里，他拜访各住户，看哪一家的父母愿意把他们的儿子送到国外接受西方教育。“你们放心，留学的经费，全部由政府负责。”官员向大人们解释说。

“免费？！”这让许多人都费解，因为这么好的事怎么会轮到自己？又怎么会是由尊贵的官员亲自到乡下来做推广宣传？

家里有几个孩子的觉得可以“博”一下，即使这个去留学的孩子不幸死了，也还有其他的孩子可以传宗接代啊！于是，有的人申请了。

可是过了不久，就有人散布流言：“听说西方人是野蛮的人，他们会把我们中国人活活地剥皮，再把狗皮接种到中国人的身上，当怪物去展览赚大钱……”

“哗！这还了得！”对外国完全无知的乡下人吓了个半死！他





们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那些报了名的人赶快去撤销了报名。对国人的无知，容闳摇了摇头，但他不怪自己的同胞，“这正是我要推广留学计划的原因，让国人走向世界，让国人了解世界，这样才有可能与世界大同！”

为打消这种顾虑，容闳便以自己的留学经历现身说法，证明留学是不会被剥皮作展览的。

经过百般的努力，好不容易才凑足了这首批 30 名官派赴美留学生。在大清首任驻美公使陈兰彬、驻美副公使容闳的率领下，1872 年 8 月中旬，他们从上海起航赴美，开启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新的一页。

留学计划夭折

到美国后，这些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学校上学，住在美国人的家中，他们的行为举止自然开始发生了变化。容闳积极支持他们参加各种体育活动，如打篮球、棒球、足球等，还支持他们参加各种社团活动。

留学生们迅速融入美国社会，例如自行车刚在美国问世时，中国留学生也感到好奇，试着骑，耶鲁大学第一个学会骑自行车的人就是中国留美学生；其中一人还当过耶鲁大学划船队队长，许多人还学会了跳舞，由于他们彬彬有礼，许多美国女孩都喜欢和他们跳舞。在服装上，由于经常运动，他们开始讨厌中国的长袍马褂，而喜欢穿运动衣。

有一次，中国留学生按惯例去拜见清政府的留学监督官员。在闲聊中，留学监督官员发现有几个留学生头上戴的是假辫子！官员大怒，问：“为什么要把辫子剪掉？”

一个留学生说：“最初，我和美国同学踢足球时，都是将辫子



塞进内衣里的。可是，比赛很激烈，辫子会飞出来，辫子一散开，对对手的影响很大。他们说这会影响他们的注意力，影响比赛的公平竞争……”

“公平竞争？”留学监督官员的鼻孔狠狠哼了一声，“我大清男子留辫子，是大清帝国的重要标志，岂能随便剪掉？”

留学生们在官员的震怒下面面相觑。事后，他们都说起 1876 年参观了美国费城国际博览会的事。在参观博览会的第三天，美国总统格兰特还专门接见了这批中国留学生，他主动与大家握手，亲切交谈，鼓励他们要用心学习。美国总统的平易近人，与见中国官员要下跪、磕头形成鲜明的对比。留学生们在美国一点点感受到近代文明的自由、平等、民主精神，这些都使他们对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产生反感。

但新的政治危机也一天天在增加。清政府派留美学生的如意算盘是：在政治和思想上保持封建文化传统的前提下，把美国的先进技术学到手，旧瓶装新酒，换汤不换药。事实证明，这是不可能的。留学生们在美国接受的是西方教育，过的是美国式的生活，对于十来岁的孩子来讲，非常容易“美国化”。还有一些留学生受美国宗教文化的影响，渐渐地信奉了基督教，诵《圣经》，做礼拜，十分虔诚。几个极端分子还暗地里组成了“中华归主团”，提出“中华帝国基督化”。这更是清政府不能容忍的。

容闳认为这叫入乡随俗，没必要责怪他们。

不料，清朝的总理衙门（外交部）的官员们已全盘接受留美公使陈兰彬的“全撤请求”。1881 年 6 月 8 日，慈禧太后同意了这个请求。原计划留学时限为十五年，不料进行到第十年时，留美学生全部被政府强行召回。

容闳利时以留学为核心内容的教育兴国计划虽然失败了，但毕竟迈出了中国教育走向近代的艰难一步，是中国教育制度现代化的先声。

